

续鷹爪王

(下册)

郑证因○著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郑证因卷

民固走波水謹與八縣分庫民固走波
水謹與八縣分庫民固走波

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郑证因卷

续鹰爪王

郑证因◎著

(下册)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续鹰爪王：全2册 / 郑证因著。—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7.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郑证因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500 - 8

I. ①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侠义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7326 号

点 校：清寒树 眇 野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 - 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：39.5 字数：627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88.00 元（上下）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甘婆子破伏闯重围

第五十章叙至，甘婆子带着甘云凤、闵三娘，闯入铁壁峰总舵，程天宠带着沈阿英、沈阿雄、闵熊儿往铁壁峰后潜伏搜索。甘婆子这里从前山折转回来的一刹那间，眼前的情形一变，总舵前面，东南、东北两角，两根高耸天空的灯杆子折了下来，发现两个可疑的人闯入总舵。甘婆子先前疑心到甘云凤、闵三娘，自己恐怕她们被乱箭所伤，自己刚要闯下去救应她两人。甘婆子动手之下，连续打伤了十几名帮匪，自己刚要往下闯，可是在此时已然辨别出下面的两人，绝不是闵三娘、甘云凤。甘婆子灵机一动之下，认为既有人闯下去扰乱他，这是很好的机会，自己正好趁这个时候赶到后面铁壁峰下看看那三阴绝户掌罗义、要命郎中鲍子威在这时是否现身？甘婆子从高岗这边猛撤身退回来，往后面扑过来。甘婆子到了西北角这里，忽然发现铁壁峰前，那个号灯突然熄灭。这时忽然铁壁峰腰，离着下面有五六丈的地方，有两条黑影翻下来，这两条黑影一下来，全往铁壁峰的深草中落下去，甘婆子对于这种情形很疑心，认为或许就是三阴绝户掌罗义，跟鲍子威这两个人已经出现。甘婆子刚要往上扑时，在那片深草中突然连响起三声芦笛，这种东西完全和当初凤尾帮所用的一样。

芦笛声响起后，眼前的情形又变了，甘婆子本就避开高岗附近，因为岗头火堆太亮，不容易隐蔽身形。万想不到这时离开有半箭地一片呐喊杀声，火亮子同时现出来，整围着铁壁峰总舵远远包围着。并且帮匪布置非常的厉害，在同时岗头这边，靠北边的一百名箭手，竟分出三十名来，一转身全面向北，跟隔着半箭地远的第二道围子互相呼应，这一来两边的箭齐往当中射。甘婆子在这种情势下，知道今夜要是不跟他们破死命一拼，非被困在铁壁峰不可。甘婆子从一片乱草中往起一纵身，现在也得躲避着岗头一带的火光了，往铁壁峰猛扑过来，身形一穿过来仍然往西扑奔，先

前看到黑影落下来的地方，现在只有铁壁峰前这一带横路没有灯火，比较着黑暗。可是甘婆子身形才落下来，突然纵身左侧一片荒草中，一个人猛扑过来。此人的势子很急，可是绝不发声，只有他身形穿过来，这片荒草瑟啦的响了一下，人已经到了。甘婆子就知道来的人手底下厉害。随着身形往这边落，带着一股子劲风，双掌竟向甘婆子胸前打来。这个人也是矮着身躯，甘婆子觉得他双掌的力量大，自己赶忙全身往后一缩；凹腹吸胸。甘婆子可不纵身躲避，这一手甘婆子十分冒险，自己也因为情势所迫，不肯叫来人再走开，安心要和他换两招，为是好辨别，是否是自己所要见的人。

甘婆子此时一个“莲台拜佛”式，双掌从自己胸口下猛往上一穿，跟着双臂向前一展，用“分云手”来斩他的两腕子。甘婆子此时手底下力量也用足了，可是这个人双掌打空之下，他猝然猛回把双臂一带，一横身，他这两双胳膊已经撤回去。可是此人变招得也快，身形一横过去，右臂反往外一抖，一个“大鹏展翅”式，这时他的身躯可随着往下一矮。此人手底下他是安心下毒手，这一掌竟照着甘婆子的丹田穴打来，这种手法十分厉害，他手底下奔的是敌人的致命处，这一掌要是打上，就得送了命。可是甘婆子也十分愤怒，自己在双掌递空下，赶紧地左肩头一甩，右腿往起一提，一扭身，这一掌算是对上了，两下的掌力往一处一碰。甘婆子是一个久经大敌的人，自己就没敢把力量全用上，赶紧地右脚往下一落，左肩头往下一沉，右脚尖一用力，一踹地，身躯倒纵出来，就这样，自己觉得右臂的筋骨全作痛，这一掌若是把力量全用上，虽则敌人逃不开，自己这只有右腕也得受伤。

这个人的动作跟甘婆子是一样的，他这边同时往西穿出去，甘婆子被逼得反往东退回来，身形往这边一落，可是偏着北边一片大石堆上面，唰啦的一声响，上面的石块滑落了一大块。一条黑影从上面猛扑下来，这个人往这边一落，他也是往甘婆子身上猛扑，人到双掌已然递到，“双推手”往甘婆子左肩头右肋后猛打来。甘婆子这时正是面向北，觉得这个人双掌已经递到了，甘婆子一个黄龙倒转身，身躯是从左往后一翻，脚底下可是斜往东北一探步，把来人的双掌避开。甘婆子左掌已经打出去，“云龙探爪”往此人的左肩头下反击来，这个人突然一扭身，已经蹿出去，他竟往那个石堆后隐去，可是跟着一声芦笛响起。

这种声音跟方才吹得不同，声音极长，甘婆子此时十分愤怒，因为自

已经和这两个人动手，但是始终没看到他俩的面貌，甘婆子一俯身，往前猛着一纵，往这片大石堆追过来。可是甘婆子才扑到石堆旁，在这高岗北边的第二道围子所出现的帮匪，跟连着附近岗头上所有的箭手们，似乎全被他这一声芦笛指示了进攻的方向，呐喊着杀声，瑟瑟的乱箭射出来，齐往西北角这一带扑过来。这班帮匪们的动作很快，赶到甘婆子到了乱石堆旁，靠北边一大队箭手已经扑过来。甘婆子虽则十分愤怒，可是她认为多杀伤这些帮匪们有什么用，自己所要找的是三阴绝户掌罗义、鲍子威、罗信等，所以甘婆子往左一拧身，仍然是往西南扑过来，一连两个纵身已经闯过西北角，这一带比较着黑暗。甘婆子身形一到了那个号灯的桅杆下，可是这时从西北那边一条黑影嗖嗖地穿过来，甘婆子心想你来得正好，我老婆子今夜非看清你的面貌不可。

甘婆子这时身形已经矮下去，所来的这条黑影相隔着还有三丈多远，甘婆子往起一长身，正要把身形纵起猛扑过去。可是耳中忽然听得身后这根桅杆上面有人在唉哟了声，跟着这根桅杆嘎吱吱一声响，桅杆几乎折断，上面一条黑影猛窜下来，向前面落去。这一来甘婆子因为没辨清楚上面下来的究竟是什么人，自己把身形收住，就在这刹那间，这个人正扑到迎面那条黑影落脚之处，那一带的荒草瑟啦瑟啦的暴响之下，这两条黑影倏东倏西，忽进忽退，两下里也就是作一接触，从西北扑过来那个黑影子，竟向铁壁峰左侧逃去。

甘婆子此时依然没辨出眼前人的面貌，自己一纵身，往前猛扑过来，口中在低声招呼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可是这个人他身形不停，顺着铁壁峰下横窜着这片荒草坡，一直地向铁壁峰的西南角。甘婆子因为他并不答自己问的话，可是这种情形，又绝不是自己的敌人，甘婆子仍然紧追过来。眼前已经到了铁壁峰的西南角，前面这条黑影，看情形是要往铁壁峰旁退下去，甘婆子非要追上他不可，可是前面这个人突然把身躯往下一矮，已经隐入荒草中，此时忽然用极低的声音招呼道：“老婆婆，你还不去救你两个同来的人，我现在不是和你相见的时候，快去！”这两句话发出后那边的一片深草，连续发着响声，此人已向铁壁峰后如飞而去。

甘婆子因为他分明告诉过自己，闵三娘跟云凤已经被困了，自己再不敢追赶这人，赶紧地一转身，从西南角这边穿过来，紧往岗头一带连纵身形。甘婆子一翻上这片高岗后，眼中依然望到靠这片山岗的南边，跟北边全是一样，在岗头上十几处火堆，依然在燃烧着，烟火腾腾，可是离开没

有多远，一片火把的光亮，如同一条火龙，半圆的往高岗这边包围过来。甘云凤、闵三娘从乱箭中往西南角这边退，两人手中两口剑全是各自舞动，上下翻飞，拨打着乱箭，虽是这样，靠西南角这边已经有大队帮匪堵截，她两人的情势很险了！

甘婆子此时双足一顿，身形纵起，从西南角这边的一群帮匪头顶上穿过来。身形往岗头上一落，不往前面赶，就在这里一个盘龙疾转，双掌一挥，把眼前的帮匪打出三四个去，更顺手夺了他们两张弓，口中高喊着：“不要命的东西们，还不给我躲开！”甘婆子手中这两张弓舞动，一连两个翻身，砸得这些个帮匪，东逃西窜，立刻把西北角的岗头道路打开。甘婆子这时把手中这两张弓舞得呼呼的风声。此时闵三娘、甘云凤发现西南角这里一乱，更见到甘婆子在这里现身，这两人把手中剑挥动，猛扑过来，甘婆子招呼了声：“随我来！”反身一纵，已经窜下岗头，直扑铁壁峰的西南角。

甘婆子此时自认不易走开，可是带着闵三娘、甘云凤退下来时，竟自丝毫没有阻挡，一直地绕过铁壁峰，仍然扑奔那条山涧，铁壁峰那边呐喊杀声，但是并没有人追过来。

甘婆子这个人，应付事情，倒是很随机应变，当机立断的力量，一直地往西出来有二十余丈远。甘婆子猝然向闵三娘、甘云凤低声招呼了声：“你们只管走，不要等我，我非把这两个老贼看清楚了不可。”甘婆子往回一翻身，倏起倏落，循原路退回来，身形才往东纵出六七丈。闵三娘、甘云凤是遵着她的嘱咐，是连话全没敢答，这姐两个知道甘婆子仍然要把形迹隐去。可是这姐两个往前出来没有多远，甘婆子那里已被人挡住，嗖嗖的一连几个纵身，又追上了闵三娘、甘云凤。云凤迎着甘婆子低声问：“阿娘，怎么？”甘婆子向她肩头一拍，口中说：“不要响，走。”可是甘婆子背后一条黑影也跟踪而至，正是铁鹞鹰程天宠。

甘婆子也是被他截回来，程天宠他赶紧越过前面这段山涧，隐身在偏着北面的一片乱林中。甘婆子到这里他猝然现身，也是一样情形，不叫甘婆子开口。甘婆子看他的身形动作不像吃了亏的。可是阿英、阿雄、闵熊儿全没在他身边，甘婆子因为他不叫开口，自己也赶紧地撤回来，追上闵三娘、甘云凤，全是潜踪隐迹，拣那极黑暗的地方，扑奔山涧这边。这种情形，甘婆子也算是对敌人面前输了一招，处处地自己小心着，谨慎着，不敢轻视敌人，不到万分不得已下，不现身。可是现在往铁壁峰后这一退

下来，就叫失于检点，任何精明强干的人，有时候事情没发作，也一样地不能觉察。这还仗着甘婆子、程天宠那么成名的人物，对付这场事，不骄不狂，所以和敌人还能争最后一招，倘若在这时再有轻敌之意，只怕铁壁峰的事没有解决，自己这班人先得落个一败涂地了。

他们一直扑奔山涧这边，这里虽则依然是黑沉沉阴暗了，可是已从这里走过几次了，总算是熟道。越过山涧之后，还是不见阿英、阿雄等，甘婆子紧贴到程天宠的身边，低声问：“他们怎么样？”闵三娘也是惊慌失措地向这附近一带不住地察看着，此时也紧赶到甘婆子的背后。可是铁鹞鹰程天宠，虽则离着甘婆子这么近，依然把右手遮到嘴边，只说了“不许问”三个字，并且现在变成了他在头前引路。

铁鹞鹰程天宠现在好像加上了一成仔细，他时时地变换着方向，绝不是一直地往回下退，这时天色已经到了五更左右，四个人这种走法，非常快，在天快亮时候，已经到了盘龙嶂的附近。铁鹞鹰程天宠头一个越过这片断岭之后，却故意地往南翻过半里多地来，在一片乱松林内，招呼甘婆子、闵三娘、甘云凤道：“我们在这里可以歇息一下了，索性天亮后我们再赶那一段路。”甘婆子等听程天宠这么说着，知道他是故意地使诈语，对于盘龙嶂这个地方，不敢一直地回去，恐怕有敌人跟踪隐缀。闵三娘此时心似刀扎，她实在惦念着闵熊儿、阿英、阿雄，但是不敢开口了。

好在工夫不大，天光已经亮了。铁鹞鹰程天宠，围着乱松林前转了一周，他这才翻了回来，凑到甘婆子等身边，眼中还不住地察看着四周，用极低的声音，向甘婆子等报告道：“从此时起，我们最好不再提他三个的去向，他们已把形迹隐去，隐匿在极严密的地方。可是敌人的布置十分可惧，师姐难道你没发觉有人暗中相助么？”甘婆子点点头低声道：“他们究竟怎么样？你这么放手不管他们，难道没有危险么？”铁鹞鹰程天宠道：“情势所迫，我不能不离开他们，我在这一带踪迹太明。虽则双塘口一带我没正式和他们相见，但是现在才发觉三湘一带帮匪太多了，认得我的人也太多，只有我早早离开他们，他们倒可以在附近一带隐匿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下手，不准什么时候得到机会。可是他们心志非常坚决，决意地这么做下去，连我也怕反坏了他们的事，这才在一个极好的时候，我撤身退下来。我们从现在起，口头上说话要谨慎，时时要提防着。我们形迹落在敌人的眼内，就是我们这班人形迹败露了，也要把他三个的行踪去向掩饰下去，不叫他们察觉出来，究竟落在什么地方。并且这三个少年全不

是他们注意的人，这是他们极占便宜的地方，我们绕路回盘龙嶂，趁着白天歇息一下，我们也好仔细计划一下，要变换潜踪隐迹的地方。”

甘婆子、闵三娘、甘云凤一听，小弟兄三人没有危险，略微地放了心。此时树林子附近一带，宿鸟飞鸣，天是大亮了。甘婆子等在晓露未干之下，穿着荒林野草，这一带连自己走着，全得时时地辨识着远处的景象，不然连自己也容易把方向走错，把路走迷了。

来到盘龙嶂下，草上飞余忠，他这多半夜的工夫，始终没离开盘龙嶂西的高地上，隐身在乱石后面瞭望着这一带。他也是十分担心，此次入铁壁峰，去的人，全是十分冒险，此时看到大家的踪迹他连忙迎下来。可是看到回来的人，单单不见了三个小弟兄，余忠也是十分惊心。他迎着甘婆子、闵三娘，刚要开口时，甘婆子已向他摆手，闵三娘更向他摇头示意，不叫多问。好在天亮了，到了盘龙嶂下，把身边带的包裹全解下来，全是背贴着山壁，坐在这里歇息着。铁鹞鹰程天宠看了看外面离开六七丈外，才有隐蔽身形的地方。此时是一个白天，附近一带，稍有一点动静，容易觉察。程天宠更在低着声音向大家说道：“我们现在讲话，只叫他贴近身边的人，能听得见，就是对面草棵子里藏着人，他也只能看到我们嘴动，听不出说的是什么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得我们眼前一切行动。”甘婆子、闵三娘等全认为他这个话很对。现在应该这么加倍地谨慎了，程天宠把干粮袋、水袋取出来，大家随便用着，这才叙述带着三小到铁壁峰后的情形。

第五十二章

小弟兄隐匿招魂涧

敢情此番入铁壁峰，以甘婆子等这么行踪隐秘，处处地在提防着伏桩暗卡的袭击。可是早有人帮了大忙，若不然他们不只于到不了总舵，连铁壁峰前也越不过去。

甘婆子带着三娘跟甘云凤越过山涧扑过前山，他们是并没发觉，其实有人早把这一带布置的伏桩暗卡给收拾了，所以他们很顺利地越过山涧，扑奔总舵，铁鹞鹰程天宠和这小弟兄三人，容得甘婆子等往前闯过去，他们全把身形隐起。阿英、阿雄跟闵熊儿，全各自稍微隔开丈许远，蛇行而前，往铁壁峰后这段宽大的山涧边搜索过来，他们此来，已经下了决心，决没打算今夜就能得手，并且也盼着前山一带有了动作，这里才可以放手搜寻道路，所以他们不被时间的限制，从一片片的乱草中，向山涧边偷袭过来。

可是靠后面这段大山涧阴森黑暗，铁壁峰是高耸天空，这四个人穿过很高的乱草，他们前进得很慢。往前过来一两丈远，赶紧把身形停住，全是注意着自己身边附近一带，有时候就得把身边所带的铁沙镖弹打出来，互相招呼一下，为是自己人不要走散了。因为这一带，彼此全把身形矮下去，谁也看不见谁了，更不能发声打招呼，只有仗着囊中铁沙镖作一个信号，他们离着山涧边还有七八丈远，这一带的地方越发的险恶，可是隐身的地方，倒容易找了。一处处的断崖层石，有的拔起山头，一两丈高，最矮的也有五六尺，可是绝没有道路。这四个人往涧边扑，荒草少的地方，还得留着神，脚底下踩下去，极容易留下迹象，在夜间是没有什么，天亮后极容易被人发觉。

这时闵熊儿从一片乱草中穿行着和阿英无意中接近了，两人的铁沙镖互相发出，全在附近的身边荒草中沙的响了一下，这二人首先聚在一处。

闵熊儿伸手抓住阿英的胳膊嘴凑在他的耳边说道：“阿英哥，你听，前面已经有水声，到了涧边了。提防着脚底下登滑了滚下去，最好我们把身形贴到乱石坡上，往前爬行，滚着进，没有险。”阿英也凑在闵熊儿的耳边，低声说：“不要紧，你留神，不用照顾我，程老师呢？”闵熊儿道：“就在靠北边一点，铁沙镖够得上他。”阿英道：“我们赶紧翻到山涧边看看，究竟有多宽的山涧？”说话间这两个小弟兄，各把身形往下一矮，全是蛇行而前，不时地用手抓着耸起地面的大石，身形往前翻。可是闵熊儿才出去两丈左右，他忽然低声惊呼，险些喊出声来。阿英恐怕他遇到什么变故，从一片石堆下一耸身轻轻地往前纵过来，往他身边一落，闵熊儿此时把身形也撤回来，跟阿英凑在一处。

他把阿英的手抓住，拉着他轻轻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出四五步来，他往地上一矮身，拉着阿英的手往面前摸。阿英此时左手也伸出来，眼中也看到脚底下有一件黑乎乎的东西，赶到手摸到时，竟是一个人的身躯，倒在这个乱石堆旁，一片荒草内。阿英虽则惊心，可是知道绝不是自己这边所来的人。他忙低声招呼闵熊儿道：“不要惊慌。”现在这种地方，不能取火亮子，只有在黑影中，仔细摸索了一下，这个人早已死掉。阿英招呼着闵熊儿，把这个人身搭起，离开面前这片深草，仍把他放在乱石坡上。此时程天宠、阿雄也全发现他两个在此处把身形显露，程天宠等赶紧地全扑过来，阿英向他们打招呼，全把身形矮下去。

现在只有天空中密扎扎的星斗，月亮是早已沉下去，被两边远处的峰岭挡住。好在都在黑暗中待得久了，离开深草仔细地一辨别，已然看出脚下躺的这个大约是由前山派下来，在这里下卡子的。虽则辨别不出他的面貌，也没见过他，在他这种穿装打扮上看出一个头目，衣服十分齐整，兵刃暗器全备全，可是找不出他致命伤来。铁鹞鹰程天宠赶紧向阿英、阿雄、闵熊儿打招呼：“不必迟疑，这个尸体留在山涧附近，这分明是有人故意地用他来警戒我们，叫我们知道这铁壁峰一带早有防备。我们现在探查后洞是十分危险，现在我们也不必管伸手帮忙是何人，你看此时附近一带绝没有埋桩下卡的人了，我们就反客为主，山涧附近一带入了我们掌握中。我们要小心谨慎及监视他的人，索性把他搭着，抛入山涧内，消灭了这种形迹，我们再察看山涧的形势。”

阿英、阿雄跟闵熊儿三个人把这个尸体搭起，踏着涧边的乱石慢慢地走向山涧边，到了山涧边上，这一带的形势，越发险恶。一处处尽是大小

浮动的石块，上面不是长着野草，就是蒙着一层绿苔，脚下得十分留神。这三个人先把这个尸体抛入山涧内，阿英回头来低声向程天宠打招呼道：“老师傅，我们眼前这种举动，在一个深夜间，自己也不觉查，可是我们四个人在山涧边一带，到处留了迹象，于我们十分不利。这种情形可不好，这些个痕迹只要被前山一带发觉，何况铁壁峰后峰顶上还有人，这一带要是叫他注意到，我们可就无法下手了。程老师，我们认为既已到了这里，决不再走开，我们索性趁这时把围着铁壁峰后这一段山涧，全把它察看明白了，最宽的地方有多宽？最狭的地方有多狭？这是必须知道的事。铁壁峰后，是否有攀缘着足的地方？可不是黑夜中所能完全查明的事。”

铁鹞鹰程天宠道：“咱们现是在走一步算一步，做到了一点算一点。你们听！前山大约已经有动作了。”小弟兄三人全仔细侧耳细听，不过声音是听不真切，有这么高耸天空的铁壁峰阻挡着，不过隐隐地能够听到一点杂乱的声音。这是先前绝没有的声息，阿英答了声：“好。”立刻分散开。程天宠跟沈阿雄顺着山涧边往南搜寻过来，阿英和闵熊儿往北也是顺着山涧边往南一步步地察看，这可全仗着小弟兄的目力好，可也不过辨别出山涧对面大致的情形。顺着涧边南北出来各有一箭多地，因为对面全到了山峰转角处，不用再往前蹚了。此时把后面这段大山涧的形势全看清楚了。可是这种情形下，想渡过山涧去，真是势比登天还难。若不是这么险的地方，敌人也不会这么不严密的提防，简直是没有渡过山涧的地方。凡是接近铁壁峰后这一带，最宽的地方，足有十几丈，虽则找到最狭的地方，也有五六丈。这种情形，任凭你有多大本领，反正他肋下不能生出双翅来，没有法子渡过去。山峰后面虽则是贴着山壁一到处的怪石突起、草木丛生，可是你越过这道山涧，你有什么法子可想。

程天宠跟阿雄，很快地从那边翻回来，跟阿英聚到一处道：“从铁壁峰转角那里，已然看到总舵一带现出大片火光，大约是我师姐跟闵三娘、云凤已然动了手。因为方才没往这边扑过来时，前山一带一片黑暗，看不出多大的火亮子。此时情形和方才不同了，这里绝没有渡过山涧的希望，我们趁这时何不赶奔铁壁峰那边看看情形如何？倘若她们形势不利，我们也要接应一下才好！”阿英听到程天宠的话，他忙低声答道：“前山若真是个动上手，可是最好的时候，不过老师傅，你可得原谅我们，任凭形势如何不利，我们小哥三个决不能再现身动手，让自己本身显露形迹，那不是我们来意。离着天亮没有多大时候，趁这时我们到铁壁峰附近再察看一下

也很好。因为天一亮，我们决不能再前面，败露形迹，并且也没用。”程天宠道：“好，就这样办。”这四个人顺着山涧边转角处扑过来。

一路上掩蔽着形藏，越过铁壁峰南这段狭山涧，已经听到前山一带呐喊杀声。阿英向程天宠打招呼道：“老师傅，最好你先尽自往前扑，到了铁壁峰的转角处赶紧把身形隐去，我们要紧贴着山壁这边搜索一下，咱们各干各的了。”沈阿英带着阿雄、闵熊儿往一片荒草芦苇中一直地扑到山脚下，紧贴着铁壁峰下往前转。

这一带的脚底下已然试出没有人走过，脚下所踏到的尽是腐草，全是很年累月没人动过的，他们是紧贴着山壁往前转。这小弟兄三个，身形又瘦小，他们竟自转到铁壁峰西南角这里，各自找好了隐身之处，伏身不动。此时也正是甘婆子已在对付暗中袭击她的敌人，就在最后一次那个号灯的桅杆暴响之下，从上面猛扑下人来，把一个袭击甘婆子的敌手逼退，甘婆子也赶紧地扑奔了西南角高岗。小弟兄隐身是贴着山壁这边，铁壁峰的正面可以看到。

就在甘婆子往西南角高岗那边在接应闵三娘的一刹那间，从西北角一带似乎有很快的一条黑影，一直地奔铁壁峰的当中。耳中更听到一声声笛响，这时才发现是两个人竟自施展轻身术向上猱升。阿英、阿雄、闵熊儿全是伏身不动，暗察动静，就在这两个黑影猱升到五六丈高的地方，耳中听得这山峰的高处，瑟啦的响了一下，有一条黑东西从上面抛下来，眨眼间贴在峰腰的两条黑影同时升上去。阿英等虽则还隔着十几丈外，别的看不清楚，这两个人影子还辨得真切，他们往上升时，绝不是在施展轻身术，纵跃攀缘，两条黑影没什么动作，真好像腾云驾雾一样完全是一直地往峰头上拔起，赶上去十几丈高，这边就看不见了。阿英向身边的闵熊儿肩头上一拍，贴着山脚下仍然谨慎着，不叫脚底下带出多大声音来，阿雄也是跟着往山壁的转角向西转过来。阿英此时连续地打出两粒铁沙镖，向程天宠打招呼，程天宠这时听到铁沙镖的声音，他立刻从树林子前翻了回来，跟阿英等聚在一处。

阿英向程天宠的耳边低声说：“我们退！”沈阿英二人一句话没有，一连几个纵身往西翻回来，离开西南角有十几丈远，阿英忽然向阿雄、闵熊儿打招呼：“往铁壁峰的边上，把身形隐起。”程天宠也跟着往这边退了过来，这时沈阿英赶忙抓住程天宠的胳膊，附耳低声招呼：“程老师，我求你听我的话，铁壁峰秘密的情形，我大致已经判明。从此时起，我们弟兄

三人要立时把身形隐去，三娘跟云凤已经过来，不要向她们招呼。”果然这时甘婆子已经把闵三娘、甘云凤接应退下来，就从面前树林子旁边一直地向西飞纵过去。

程天宠见阿英说话十分严重，自己就没敢向甘婆子打招呼，阿英跟着说道：“从现在起我们只有分手，才能保得住我弟兄三人形迹不至于败露。告诉甘老前辈，跟三娘等不用替我们担心，我们自有极安全的隐匿之所，我们必须在铁壁峰附近把身形隐去，才容易在这里停下来。趁着我们弟兄俩在三湘一带，始终没正式露面，敌人们还没注意到我们身上，若是跟随你们一同回盘龙嶂，再想到这里来就不容易了。只有闵熊弟弟是他们所知道的人，我们分手后，老师傅你务必地跟他们退回后山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口头要谨慎始终不要再提起我弟兄的名字。提到闵熊儿时作为他已离开后山，我们只要这里潜伏下去，总可以找到机会入铁壁峰查明这两个恶魔，隐匿这里的情形。老师傅你无论如何，就按我的话去办，我们决意这么做了。”

阿英一边说话，一边注意着树林子外的情形。他这时赶忙地又向程天宠道：“老师傅你赶紧去，怎么甘老婆婆又返回来，她一定是还想入前山，你去阻挡一下，我们也不敢再耽搁了。”程天宠这时也因为停身的这个地方，危险太多，实没有工夫多说话，只匆匆地向阿英嘱咐了声：“我也无法拦阻你们，可是你们这么做危险太多，要拿定了主张，一切事不要冒险，我们暂时退下去，到夜间必来接应你们。”程天宠说话间，又连着打出三粒铁沙镖，为是阻止甘婆子，不许她再往前闯。

阿英这时忙向程天宠道：“程老师，你们倘若再来时，我们若是认为不宜现身和你们相见，我们可决不再露面了。”说话间阿英已经向阿雄、闵熊儿一挥手，这两个人已经贴着山壁下往铁壁峰后转过去。阿英这时又向程天宠说了声：“我不跟甘老前辈见面了。”可是程天宠十分着急，他一纵身穿过来，追上了阿英，抓住阿英的肩头，说道：“阿英，我们再来时，必须看到你，你不能叫我们心悬两地不知你们生死，这个话你必须听！”阿英只答了个“好”字，身形已然纵出去，连头也不回，如飞而去。程天宠只有望着阿英的后影叹息，自己在江湖闯荡一生，真没见过这样胆大心细的少年。自己只得从树林中纵身出去，把甘婆子阻止住，这才一同退下来。

临回来在路上程天宠因为在铁壁峰后发现的那个帮匪尸体，已经知道

自己这班人在盘龙嶂隐匿，已经全到了危险的时候，所以他一路上不时地改变方向，就提防着恐怕有帮匪们跟踪，赶到天亮这才回到盘龙嶂。程天宠到此时仍然十分地谨慎，低声地述说一切，他可完全是为得要保全小弟兄三人的秘密，他们的行迹，无论如何再不能泄露了。

甘婆子、闵三娘、甘云凤、余忠听到程天宠这一番话，全是十分惊心，认为他们小弟兄隐匿在铁壁峰后太危险了！但是事情已经这么做，空替他们担心，也没有用。甘婆子看了看闵三娘，低声说道：“三娘你只管放心，我们夜间在龙山总舵的情形你还看不出来么，现在我们没有出奇制胜的手段，想和敌人争生死存亡，就不易了。你只管放心，覆灭龙山这一班匪党，他们小弟兄定能争最后一招，也叫江湖上看看后起的人物中竟有这么叫人可敬的少年，把怀放开，我们今夜无论如何，要赶到铁壁峰看看他们的动静。”

闵三娘此时虽则为闵熊儿担心，可是沈阿英、沈阿雄全能这样勇往直前地去做，自己对于闵熊儿若是过分地顾虑他的安危，也叫甘婆子太笑话自己，是平常女流的行为了。大家歇息了一会，甘婆子趁着白天带着程天宠把盘龙嶂附近又查了一遍，有沈阿雄所布置的几处疑阵，也全是山岩洞穴可以隐身的地方。在盘龙嶂的北边的那片老松林前，有一处较大的山洞，沈阿雄也到过这里。他把里面用火烧了一次，把里面潜伏的虫蛇全驱逐了。在洞门边更有石头架起一个石灶，更烧了些草灰，不论什么人到了这一带，也能看得出这里是曾经有人停留。甘婆子向程天宠道：“师弟！这倒是十分好的地方，盘龙嶂倘若不能待下去，我们在这古洞也可以暂避一时。”程天宠道：“今晚看看情形再说，盘龙嶂若是不能停留下去，这里可就不是安全之地了。”甘婆子点点头。程天宠仍然转回盘龙嶂，余忠在盘龙嶂前把守。

逞凶焰一手打双梭

闵三娘跟甘云凤此时全躺在乱草上睡着，甘婆子向程天宠道：“夜间的事，情形好险。在铁壁峰前，我已经跟三阴绝户掌罗义拼了一下，我这条右臂几乎被他所伤。按眼前的情形看来，在龙山总舵暗中帮助我们的人，分明是铁蓑道人、悟因大师了。这二位风尘异人，看情形也是不到不得已时，不愿意露面。所以眼前的事，我们只有自己尽力，不能倚靠别人。趁着白天，这里绝没有危险，我们连日没得歇息，师弟，我们要好好养一养精神。龙山铁壁峰任凭他布置成天罗地网，我们也要随时地去扰乱他，不能再容他再缓过气来，放开手地对付我们。何况小弟兄三人这么下苦心地隐匿在那种危险之地，我们要随时从旁扰乱着敌人，非叫他有顾此失彼的情形。小弟兄不易得手，我们今夜还要到铁壁峰，外面有余老师照顾着，我们不用再担心了。”程天宠答应着，他们也真个的劳乏过度，现在这种情形真是苦到万分。

他们这班寄身江湖的人，不遇到大灾大难轻易吃不到什么苦。现在全是吃不得吃睡不得睡，一个个就躺在盘龙嶂山壁下，仗着这一带形如走廊外面的树木浓密，外面有余忠在高处瞭望着。甘婆子等一直地睡过午后才醒转来。闵三娘究竟是担心着闵熊儿，甘婆子母女何尝看不出来，可是不说破它。在这白天一点信息没有，直到太阳落下去，闵三娘想早早地赶奔铁壁峰。甘婆子告诉闵三娘，不能去早了，今夜再去那一带防守越发严厉，我们必须在三更后到达。

闵三娘在甘婆子面前也不敢说什么，自己从昨夜随他们入龙山总舵，几乎被匪党乱箭所伤。闵三娘还有另一种打算，这是她自己的事，就因为三堂的旗令、竹符已经落在刁四义、雷震霄手中，这两件东西，自己必须把它弄回来，将来的事情也好有个交代。自己原来就是冒用凤尾帮的旗

令、竹符，现在自己把这种重要的东西，失去两件，总算个人最难堪的事。可是龙山总舵现在防卫得那么严厉，匪党那么多，这件事恐怕无法下手。闵三娘悄悄地向甘云凤说了这件事，甘云凤劝着闵三娘：“我们现在应付眼前的事，还感觉着力有不足，这件事可以不必忙着下手，只要龙山总舵，整个的势力瓦解，这点小事总能把他圆满地交代上，你又何必担心呢？”闵三娘只好点头答应。

这时天色已经晚了，可是盘龙嶂下，在这种紧急的时候绝不敢再点灯火。甘婆子那支铁拐杖在沈阿英去接萍姑时，由姜秋野等已经给甘婆子带来。可是甘婆子这条兵器不到了十分不得已时，不敢用它。这时眼前已经昏黑下来，甘婆子从山壁前把这支铁拐杖提起来，拂拭了一下。闵三娘在一旁说道：“老前辈今夜想带着它，叫匪党们见识见识老前辈的威力吗？”甘婆子哼了一声道：“我是想用用它，不过今夜不是时候，龙山铁壁峰覆灭时，我是要叫他们尝尝我老婆子的厉害。尤其是三阴绝户掌罗义这个老贼，他屡次地对我下绝情，施毒手，我必要跟他拼一下，倒要看看他有多大本领，敢这么轻视我老婆子。”可是说着话，甘婆子却把这条铁拐杖藏在山壁前的干草内，跟着向程天宠、余忠道：“天已经黑下来，现在可得多留神，你们二位还是辛苦些。到断岭跟盘龙嶂上面去瞭望，我们大约总得二更后才能起身。”程天宠跟余忠两人答应着，赶紧到盘龙嶂的东西两面。这里甘婆子跟闵三娘、甘云凤因为这一天已经歇得精神恢复过来，此时全暂在遮蔽着盘龙嶂的这片松林前，低声说着话。甘婆子是在嘱咐着闵三娘、甘云凤，今夜入铁壁峰总舵应该走的道路，和下手的情形。因为这件事是关系着小弟兄三人的生死存亡，不能不慎重了！甘云凤、闵三娘全答应着。就在这时忽然程天宠他从断岭那边如飞地退回来，到了眼前这片松林附近，忽然连续发出三粒铁沙镖。

甘婆子等全是一惊，因为时候尚早，他们这几个人虽则在荒山野岭，因为全是久走江湖的人，只要天不阴，白天有太阳夜间有星月，就能够辨别出时间的早晚了，虽则不能十分准确，可是决差不多。所以这时知道决不会过三更，铁鹞鹰程天宠这么突然退下来，闵三娘还认为是闵熊儿等有信息到来，她头一个穿过来迎着程天宠，刚说了声：“程老师……”底下的話没出口，程天宠低声道：“噤声！”三娘吓得赶忙把下边的话收住。程天宠凑到甘婆子近前，低声说：“师姐，我看见断岭南的那个石洞竟有火光闪动，事情怪，我恐怕发生意外，你们这里丝毫没有觉查，所以我从断